

通俗教育講稿選錄

第一輯

說自立

京師模範通俗教育講演所稿

古語有一句話 叫做人貴自立 這句話真是金玉良言 國家成立的根本 人類生存的原素 國家不能自立 那個國必定會貧 會弱 久而久之就會亡 個人不能自立 那個人必定會貧 會賤 久而久之就會死 全國人都不能自立 國家就會傾覆 諸君想想 這不自立三字危險多麼大 我今天是爲社會說法 國家要自立的道理 不是本題範圍內的說話 暫且不必去講他 這個人不能自立 却是爲什麼緣故呢 我揣摩這種人的心理 大概有兩種想頭 第一種是靠天 中國人最會鬧迷信 開口閉口 總說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又說是天無絕人之路 一莖草自有一莖露水 有這種念頭橫挂心理 於是學問也不好些去講求 手藝也不好些去做 生意也不好些去幹 一心一意 祇等那運氣來 那運氣是個無影無形的東西 你自己不去找他 他從那裡來呢 今日也等 明日也

等 你等運氣 那朝夕催人的光陰 他却不能等你了 我記得有一部小說上 有一段諷世的話 說是有一家人 生了一個兒子 那時節有一個會算命的 叫做吳鐵口 算的命最靈 這家的父母 就把吳鐵口找來 替他兒子一算 吳鐵口算過之後 替他批出一張八字來 說是某年入學 某年中舉 做多大的官 發多大的財 簡截說一句 就是大富大貴的命罷了 他父母一瞧這張八字 樂不可支 當時縫一個小口袋 把吳鐵口批的八字 裝了進去 掛在他兒子的頸項上 等後來應驗了 拿出來對得看 從此以後 把這個兒子像捧寶一樣 也不叫他讀書 也不叫他去做甚麼事 一心一意讓他頑 有人同他父母說 小孩子不能不叫他習一項本事 他父母反笑道 我兒子有這樣大富大貴的命 何必要讀甚麼書 做甚麼事 過了一年又一年 兒子也長大了 父母也死了 家業也弄光了 自己又不曾做一件事 真是文不能識字 武不能挑水 討口度

日凍餓而死。死了之後，他捧着那八字，到閻王那裡，告了吳鐵口一狀。說是吳鐵口害了他。閻王當時叫鬼卒把吳鐵口拘了來，問他爲何哄人。吳鐵口說：「按他這八字，實是大富大貴的命，我並未虛造半字。」閻王便叫判官到福德星君那裡去查他的祿籍。判官回來說：「據福德星君說，此人實是富貴之命。吳鐵口所批半字不錯，因他命中應從科名出身。於降生之日，就把他一生應得的錢財，交與文昌帝君。文昌帝君管了二三十年，一查此人並未應過試，怕他改了行，又將這注錢移交武聖帝君。誰知此人又未習武。武聖帝君怕他又經了商，又將此款交還本星君。本星君一查此人，不但未曾經商，並且三百六十行中，都沒有這個人。無法可交。祇好交與當坊土地，叫他遇便交與他。直到前幾天，土地纔來覆命，說是此人多年就在此討飯，每天就在土地祠裡住。小神祇好將這宗錢埋在他睡的那塊地下，上面薄薄的鋪點灰塵，祇想他掃

一掃地 這錢便可出來的 誰知他住了幾年 連地也不曾掃過一回 小神想從空中拋與他 又怕他不知趨避 打壞了他 傷他的性命 故此無法交與他 現在他人已死 這宗錢原封未動 祇好仍然交還星君 哈哈這就是靠天的下場頭了 那不能自立的人 就是命中有錢 你又拿得到手嗎 (這段小說 全是寓言醒世 不是真的 不要鬧到迷信頭上去

諸君注意) 第二種 是靠人 這靠人之中 又分幾個樣子 頭一宗是靠祖宗產業的 說我家裡有這樣大的家當 夠我吃一輩子 穿一輩子 何必要我自己去掙錢 我姑且不說好男不吃分家飯 他這種的說話 是沒有志氣的說話 就把志氣放在一邊 試問你這祖業 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呢 你靠田地 田地有歉收的時候 你靠房屋 房屋有倒塌的時候 你靠放帳 放帳有折本的時候 你靠生意 生意有賠錢的時候 況且還有水旱兵火盜賊 各種意外的事 那都不說 就憑你坐吃山空 也就支

持不住。試問那百萬豪家，立地化成窮人的。古書上所說的，該有多少我們眼見的，又該有多少？諸君想想，這祖產靠得靠不得呢？第二宗是靠父母伯叔兄弟的，就是我有好父母好伯叔好兄弟，未必他不能養活我一輩子。我又何必要自己去掙錢呢？不知天生一個人，本是要他各人有養活自己的能力，不是叫他去靠人養活的。外國人的風俗，人過了二十歲，叫做成年，就要與父母分家，父母就不能養他了。父母尚且不能養他，何況伯叔兄弟呢？中國人講孝道，有父母在一天，兒子就應該常依膝下，然而兒子已經長大成人，就祇兒子應當負養活父母的責任，並沒有聽見父母永久負養活兒子的責任。至於伯叔兄弟，雖亦有力有餘，肯養活姪兒兄弟的，然而那却是道德上的觀念，不是法律上的責任。父母你固然好，他不養你，又該怎麼樣？況且伯叔兄弟，就是肯養活你，父母也有死亡的時候。伯叔兄弟，他也還有切己的人，也還要他力量。

來得及 再則你自己靠人養活 你還有妻室兒女 也要靠人養活 你自已捫心自問 成個甚麼樣的人 諸君想想 這父母伯叔兄弟靠得靠不得呢 第三宗是靠本家親戚朋友的 說我有好本家好親戚好朋友 祇要他稍微照顧我一下 我就有好事了 又何必必要甚麼本領 這一種人比前兩種人稍微高一點 前兩種人 都是坐倒吃現成的 自己不去掙一個錢 這一種人還要自己去掙錢 不過是靠人情 不是靠本領 殊不知沒有本領 何能掙錢 現在人都是顧自己的 幾個人肯顧人 你縱有好本家親戚朋友 曉得他顧你不顧你 就是肯顧你 你一點本領都沒有 叫他怎麼樣安置你 賴面子不過 替你弄件事 你東也不會 西也不會 不是吃閒飯 就是他面子大 人家也要說閒話 也是站不長的 況且你再好的本家親戚朋友 也有死亡的一天 也有失勢的一天 那時節樹倒猢猻散 你又怎麼了呢 唐朝有個張象 有人勸他去見楊國忠 他說你們倚

靠楊丞相 像泰山一般 依我看來 不過是一座冰山罷了 一朝太陽出來 恐怕冰山就要化了 你們又靠甚麼 諸君想想 這本家親戚朋友 靠得靠不得呢

照這樣說來 天固然不可靠 人也是不能靠 依我說還是我靠我穩當些 我靠我怎麼講 就是自立 自立並不是甚麼難事 祇要有一項本領 可以養活自己 就是能自立 文的能成一個學者 武的能成一個軍人 或是小小的農夫 小小的工人 小小的商家 下而至於傭工苦力 都算是自食其力 就都是能自立的朋友 你不要嫌那事情小 天下常有小事 可以發大財的 我國漢朝時候 有名的富人 秦揚是耕田的 翁伯是賣油的 張氏是賣醬的 濁氏是賣乾肉的 張里是當馬醫的 那一個不是出身微末 後來都是鐘鳴鼎食 結駟連騎 (見史記貨殖傳) 就是現在美洲的煤油大王洛克依蘭 他是農家傭力出身 鋼鐵大王卡匿奇 他是

絲廠工徒出身 銅山王庫洛克 他是小賣商人出身 砂糖王斯布累克 他是食物店簿記出身 中國人現在最有錢的是華僑 幾千萬幾百萬的富人 起首大半是做小工的 可見發財不在大小 那文武兩途的發迹 從一介寒儒一個小兵出身的 更是不計其數 諸君想都知道 也不用我細說了 再則要自立的不可畏難 天下事都有難關 況且自立是終身大計 豈有容容易易 不經過一點艱難困苦 就能成功的 俗語說得好 吃盡苦中苦 方爲人上人 古來聖賢豪傑 都是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爲 纔能夠造成一個偉大的人物 歐洲的一般大格致家大製造家 也都是竭盡一生的心力 去辦一件事 常時弄得喪家破產 貧無立錫 山窮水盡 纔把他的目的達到 就是學一項小藝業 做一個小生意 也得下三年五載的苦功 纔能夠站得住 所以做事先要有恒 要是東弄一下 西弄一下 有一點小小不合意的地方

便要改行 那種人祇好一世無成了 不嫌小 不怕難 這就是求自立的
下手方法 奉勸諸君切記切記

總而言之人生在世 不可無一項職業 要是無一項職業 任憑你有甚麼
位分 稱甚麼富豪 都算是游民 古時周朝的制度 無職事的人 他所
納的賦稅 格外加重 凡百姓不餵家畜的 祭祀不得用牲 不耕田的
祭祀不得用黍稷 不栽樹的 葬埋不得用槨 不養蠶的 平日不得穿綢
子 不績麻的 衣服不得用麻布 (見周禮地官載師閭師等職) 都是罰
這個游民 叫大家不能不做事的意思 後來管仲治齊 勾踐治越 商鞅
治秦 都是首先注重國無游民這一條 國家纔能強纔能霸 那時候是閉
關時代 尙且如此 何況如今世界交通 東西洋各國 那一國的國民
不是人人各求自立 連那未成年的童子 他也要做點生意 何況是成人
連那瞎眼啞子 天生殘廢的人 尙有盲啞學堂 教他各執一業 何況

是完全的人 連那婦女之輩 尚且去營商業 以至當新聞家 當教師 當書記 種種不一 說不盡的職業 何況是堂堂的男子 別人國裡 一個人就發展一個人的能力 我們國裡 要是倚賴性不除 我靠你 你靠他 生利的不到十分之一 分利的還不祇十分之九 比人家相去懸絕 那還站得住嗎 物競天擇 優勝劣敗 這是天演中一定的道理 諸君 諸君 可要及早猛醒了

說信實

京師模範通俗教育講演所稿

人生在世 立身行己 處世待人 最要緊的 是甚麼呢 自然是信實最要緊了 用處最大的 是甚麼呢 自然也是信實用處最大了 孔子說 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人甯可以死 不可以無信 看得信實比生命還重些 你看要緊不要緊 又說忠信可以涉波濤 忠信可以行蠻貊 波濤是最險的 有了信實 就往水裡走都不怕 (這是譬喻的話講時注意)

蠻貊是沒有開化的 有了信實 到他那裡 都可以行得開 你看用處大不大

我國古書 聖經賢傳 諄諄告戒 沒有一處不是把信字當根本 家庭教育 第一先管着小孩 不許他撒謊 做父母的 對着自己兒女 也不哄他一句半句 孟子的母親 是古今來第一個會教子的賢母 諸君都知道的 他教孟子 就是以不欺爲第一義 孟子小時候 有一天聽見隔壁人家殺豬 就問他母親道 他爲甚麼殺豬 孟母當時隨便答應了一句道 是要把你吃的 過了一會 孟母自己失悔道 我的兒子 剛剛曉得事 我就哄他 是教他不講信實了 隨即拿錢買點肉與孟子吃 那時節孟子年紀還狠小 孟母家計又狠窮 爲甚麼一定要買肉與他吃 無非表明不哄他的意思 叫他腦筋裡面 永遠不曾種下欺哄的根苗 長大之後 自然不會哄人了 那時節父母教兒女 都是這樣教法 自此以外 先生教

學生 官長教百姓 也都是抱着一個信字走 不但祇教人信 而且自己也拿着信實做榜樣與他看 所以我國古時候的人 人格高尚 風俗純美 說出一句話 就算一句話 從來沒有欺詐哄騙的事 偶然有這種人 大家就要把他不當人的

不料到了今日 世風一落千丈 竟自把古來所傳的忠信美德 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說的話盡是假話 做的事盡是假事 當面說的 與背後說的不同 對這個人說的 與對那個人說的不同 今日說的 與明日說的 又不同 官場之中 人人講敷衍 事事講對付 你當他對於不相干的泛常人是這樣 誰知他對於好朋友 也是這樣 對於至親骨肉 也是這樣 對於自己的職務 也是這樣 你要問穿了他 他還要說他能幹 有手段 得意揚揚 毫無愧色 甚麼賣得三擔假 賣不得一擔真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這些無稽之談 都是他的金科玉律 他還

要引來駁你 教訓你 叫你啞口無言呢 你說政界如此 那商界中人未入官場 他應該尊守信義了 誰知走到市場中看 纔更使人失望呢 他明明挂着言無二價的招牌 暗地裡却仍然有折扣 他外面寫着大減價 實骨子却仍然加起來 他叫兩塊錢價錢的東西 甚至一兩角錢就賣了 瞞天講價 就地還錢 這兩句話竟成了生意人的口頭禪 這是價錢裡面的假 你問他要上等貨 他却拿次等貨來充 你問他要西洋貨 他却拿東洋貨來充 你要他包用多少時 包掉回換 他無不滿口應承 祇等你付了錢 出了店門 再來問他 他却不管了 這是貨色裡面的假 還有一種不顧體面的鋪家 買主上櫃台時 他先把好貨你看 等你買好了 他却暗地裡使手脚 掉換低貨與你 這還成甚麼正經商業 更有甚者 明明用的東洋紙 他却上面印些國恥紀念的字樣 外面說是戒煙丸 裡面却是鴉片嗎啡 這種人還有一點道德心嗎 你說商界如此 那勞

勸界的人 性情直樸 他應該講究信實了 誰知把這般苦力人一看 纔更叫人灰心呢 鄉裡人挑一擔菜上街 分明祇值得兩百錢 他却一千八百的亂喊 種田的佃戶 你要沒有一點勢力壓伏他 他就可以把你的佃租硬騙了不給你 僱一個鄉下人當長工 他別的事情不曉得 你叫他去买點東西 他就許賺你一半 至於車夫 船夫 轎夫 挑夫 那更不用說了 你路徑稍爲不熟一點 他纔會訛你呢 我從前初到上海 住在長發棧 要到一個棧房裡看朋友 叫一乘人力車 講成了兩角錢 到了之後 纔知道那個棧房 離着長發棧 不過兩三家 祇走幾腳就到了 那車夫他故意繞了幾步路走 好向我要錢的 還有一個老住上海的人 同初到上海的朋友說 無論甚麼人 在上海叫人力車 總要先講價 若不先講價 隨你把多少錢 他總是要同你爭的 這位朋友不信 說我多把些錢就成了 何至於爭論 當時兩人打下賭 叫了車 不過走了一兩里

就下車 一乘車把他兩塊錢 誰知那車夫仍然向他纏擾不休 你看這般人講信實不講信實 就這政界商界勞働界三界的人一看 別界的人也就大畧可知了 這還是有心的失信 還有無心的失信 那無心的失信 大概分兩種 一種是夸大 他學成一種造謠言的性質 無論甚麼話 甚麼事 到他口裡 總要加一倍兩倍還不止 分明是茶碗大的東西 他可以說得簸箕大 分明他聽見的 他偏說他看見的 你要不相信他的 他可以說得千真萬確 還說某人某人都在旁邊看見的 叫你不能不相信 誰知過細一打聽 纔都是虛的 他又不是有心造謊 不過是向來說大話說慣了 他祇圖說得好聽一點 不覺得自然而然的就流出來了 一種是怠忽 你無論同他說甚麼 他都模模糊糊的答應 可是一面答應 一面就忘記了 你就是諄諄囑付 叫他記着 他也只當秋風過耳 永遠沒有灌進腦筋去 你同他約定時刻 叫他三點鐘到 他至早也要五點鐘纔到

他就是在家裡沒有事 挨也要挨一兩點鐘 弄得不好 他還會忘了呢 你要是問他不是 他就望你一笑 說是記性不好 哈哈 你縱有天大的大事 都壞在他這無記性三字上去了 你到那裡同他去講信實呢 諸君哪 這社會之上 不信實的人 爲何這樣多呢 他無非覺得這失信不要緊 甚至有時欺騙人 就把別人哄信了 他還得意呢 殊不知得意在今日 上當就在眼前 你說不要緊 等到要緊的時候 失悔已經來不及了 這話怎麼講呢 人生天地之間 在社會上活動 就是全靠信實兩個字 要是一頭說的話 一頭就不算數 這種人還有人來相與他嗎 從前五代後漢時候 有個慕容彥超 官拜秦甯節度使 (同現在一省的將軍一樣大) 他生平好行詐 常時用假銀子賞人 外面看倒是銀子 胎心都是鐵的 後來周太祖派兵來圍他 他叫軍士守城 怕人不替他盡力 就搬些真銀子出來擺着 同軍士說 我有銀子幾千錠 你們好好守城